

# 黑貓

郭沫若著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黑 貓

郭沫若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2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1, 12, 初版

1932, 10, 三版

6001—8000册

### 分店

漢口 南京 福州 開封 九江  
北平 廈門 鄭州 成都  
廣州 杭州 南陽 汕頭

###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者 郭沫若

實價三角五分

## 黑貓

—

一九一二年，這便是中華民國的元年。

這一年在我是有兩重的紀念：第一不消說就是我們的中國說是革了一次命，第二呢是我自己結過一次婚。

我自己的那場結婚的插話，現在要想起把它追述出來，那真是一場痛苦：一場恥辱：一場悔恨。我自己似乎犯不出要在這已經癒合了的傷痕上再來插進一刀。但這也是那種過渡時代的 場

社會的悲劇，這悲劇的主人公，嚴格的說時却不是我。我不過適逢其會成爲了一位重要的演員，我現在以演員的資格來追述出那場悲劇的經過罷。

我自己本來在十歲以前便是定了婚的人。女家和我並非親眷，性質上完全是媒妁姻婚。但這場婚姻在未實現之前便已終結了，因爲對方的女士在我十四歲時還在小學裏讀書的時候她便死去了。

由這女士的一死，我便成爲了一位“寡人”，但我自己心中是隱隱引以爲愉快的，我在當時是已經讀過一些新書小說的人，舊小說中的風流，新小說中的情愛，當然是早已把捉着少年人的心坎。那樣的機會在我們當時自然還是水底的明月，鏡中的天，但雖是那樣，大家心裏都隱隱是含有萬一的希望。所以我自從十四歲以後便不願從速的定婚，我的父母在這點上也很能體貼我，我自

小學而本府中學而晉省讀書，在那期中每有婚姻的提說我父母都要徵求我的同意；我自己便都以不忙的二字拒絕了。起初的兩三年先後來提婚的人無慮有四五十處，就中當然也很有門當戶對的人家，或有的在前還是高攀的。同府同縣的門當戶對的人家，除掉這四五十家遭了拒絕之外，以後的兩三年便不免消息渺然了。

一個人是經不得好幾個兩三年的，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我已經滿了十九歲。在那年的暑假我回家，我母親向我提一件往事。

我們鄉裏有一家姓陳的人，出身十分微賤，因為煮酒和開樂店的生意，相當找了一筆錢，鄉裏人都把他當成暴發戶。那人有兩個兒子在高小也和我同過學，高小畢業之後又進了中學，他們的暴發漸漸要變成書香了。當年高小畢業生的資格是‘秀才’，一家出了兩位‘秀才’，那做父親的當然很高興，他自己便擺起一副‘老太爺’的架子；大約他也

曾經要求別人叫他是‘老太爺’，因此鄉裏人便愈見恨他。

他有一位四姑娘，我們居處同街，在小時當然是看見過的。那大約是有腦症或者前額骨蓄膿症的關係平時在鼻下總愛掛兩條碧龍，因此我們小時候便叫她是“流碧姑”。

誰知那位姓陳的郡老竟看上了我這位小童，他要把他“流碧姑”仙子來許配於我。

我們母親對我說：“真是把娘氣壞了，我的兒子就再沒人要，就做一輩子的鰥夫，也說不到他陳家名下來；那姑娘你是曉得的呢——（母親說着便把兩個指頭放在鼻下，我們禁不住便發起笑來）——加以來說話的又是對門的那爛鼻子楊婆——（那是楊三和尚的繼母，梅毒顯然到了第三期，鼻子是已經沒有了，母親平時異常恨她）——真把娘氣得說不出話來。”

提婚已經是二三月間的事了，母親說着都好

像還有遺恨的一樣。

我說：“這正是英雄識英雄，猩猩識猩猩，鼻子識鼻子呢。”

說得母親也笑哄起來了。

在母親的憤恨化成笑哄以後，第三段的變化便轉成輕說的感傷。

母親說：“你太選嚴格了。你看這兩三年已經全無消息，你不怕成爲一個鰥夫子嗎？”

“我怕甚麼呢？”我說，“就當個鰥夫子也不要緊。”

我母親說，“你父親多病，娘也老了。你的兄弟妹子又漸漸要長大成人……”

我有一個兄弟和兩個妹子，兄弟和大的一個妹子都是定了婚的。母親的意思我很明白，一方面是念到自己的衰老，想把我們弟妹的婚事及早完成，以了却一般心事，一方面又怕我這位“寡人”阻擋了弟妹的佳期；因此我說“早婚本來是不很好



的，但弟妹的婚事也可以不消等我。”

這便是暑期中母親和我的一段對話，在初本來以為是母子間的笑談，但誰知老人對於兒女的憂心才是那樣的真切呢！

暑假過後回到成都，那時正是保路同志會正在波起雲湧的時候，然而鐵路公司方面却是在準備善辦移交的。我們那位在鐵路公司做科員的三哥，就因為要製造種種表冊的關係公務很忙，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那兒去一次幫助他。

大約是十月中旬的一個禮拜日罷，成都在罷市的期中，時候是在下午，天氣是很陰晦的。我坐在三哥的辦公室裏，三哥拿了一封家信給我看。信上是說，母親已經和我定了婚，女家是蘇溪場的張家，是我一位遠房的叔母的親戚，就由叔母做媒；因為門當戶對，叔母又親自去看過人來，說女人的人品很好，又在讀書，又是天足；所以用不着要再得我的同意便決定下來了。

這真是晴天裏一個霹靂，又好像是在暗夜行路中突然碰着一座崖頭。母親是那樣愛惜我的，爲甚忍了四五年的，在這一次便突然改變了方針呢？自己自然是不免有點出人意外，然而要說是絕望却也未到絕望的程度。誠然如母親所說，遠房的那位叔母是可以相信得過的人，她素來是寡言笑的，而且也並不是專門做媒的那種人，所以她的話是十分的可以相信。叔母是知道我的，我的性趣，我們家裏的習慣，她當然很明瞭。女家又是她的親眷，那姑娘是她的表妹，她爲這場親事還特別去看過人來，那女子的性趣，女家的習慣，她當然也應該是明瞭的。據她說，她的表妹如到了我們家裏來，決不會弱於我們家裏任何一位姑嫂，也決不會使我灰心。她是那樣有信用的人，又有那樣周到的處事，而說出這樣堅決的話，在積憂成病的母親當然是可以不用再徵求我的同意而定奪下去了。母親怕我又是往常的脾氣，一個不即不離的“不

忙，”便把這段天作之合的姻緣打破。母親自然也還是出於愛惜我的意思，她怕我便真的成爲鰥夫，真的便永遠會得不到一位女人來做配偶，母親的心事，我能夠原諒她。

說到我自己呢？一個人是一個善於適應環境的動物，他會有種種的幻夢來安慰他的目前，在未會定婚之前他有他的夢想，夢想的是幾時當如米蘭的王子在颶風中的荒島上遇着一位絕世的王姬；又當如撒喀遜劫後的英雄在決鬥場中得着花王的眷愛；這樣高級的趁心的姻緣就算不可獲得，或當出以偶然，如在山谷中遇着一株幽蘭，原野中遇着一株百合，那也可以娛心適意。在年青人的心境一般的夢想大都是這樣，因爲他自己的性格都還是一個未成品，所以他不能幻想出要怎樣怎樣的女子才是他理想中的愛人，要怎樣怎樣的婚姻才是理想中的配合，那種抽象的懸擬他辦不到，但他能置身在一些具體的傳奇事體中，而把那傳奇

中的英雄來自行比擬。在年青人的心目中也儘可以說是沒有理想的，他所期望的配偶，或者也儘可以把一個汎然無內容的美字來包括。要怎樣怎樣的美，他或許說不出來，但他總知道有這樣一種對象，愛與不愛，他是所謂如水到口冷暖自知的。叔母是那樣可以相信的人，她不是說過那蘇溪的姑娘人品又好，又在讀書，又是天足嗎？你還要更苛求甚麼呢？她說不定就是一朵深谷中的幽蘭，或者是曠原裏的一枝百合。而且那信中還說人品和三嫂不相上下，三嫂是他家中最美的人，他禁不住要想到年幼時在竹林下要想去捫觸她的手掌的那樁心事來。是的，她或者就是他理想中的人物，他們可以共同的造出一座未來的美好的花園。

就這樣要說是絕望自然說不上絕望，要說是趁心不消說也說不上趁心。他的心機在絕望與不絕望之間遊移，同時也是在趁心與不趁心之間推動。他的心機就剛好像一座去了稱盤槓的天秤，兩

個稱盤只是空空地動搖。動搖了一 之後自然會平靜起來，而那時兩頭依然還是空空的。

## 二

年假回到鄉裏，回到峨眉山下大渡河畔的沙灣。沙灣是有一種特殊的風氣的，便是家家的春聯都要競爭編撰長句。街上將近有一二百戶人家，然而能編春聯的却沒幾個人，所以結果這一二百戶的春聯，大概便由這幾個人的手裏包辦。這包辦的工作我們家裏的弟兄總是要佔一兩位的，在我們的一些胞兄堂兄出了遠門之後，我便在承繼他們的下手了。

這種工作在當時是很以為愉快的，因為別人家把你請去編寫春聯，當成上賓一樣的看待，總要留着你吃午餐，預享着鄉裏人過年用的臘味。

那一年是革了命的一年。於向來用慣了的鴛鴦燕語之外又平添了無數的新的材料。我當年怕

總共編了二三十副的長聯，我所最得意的有兩付是：

“桃花春水遍天涯，寄語武陵人，於今可改秦衣服。

“鐵馬金戈迴地軸，吟詩錦城客，此後休嗟蜀道難。”

“故國同春色歸來，直欲硯池溟渤筆峴崙，裁天樣人旗橫書漢字。

“民權如海潮暴發，何難郡縣歐非城美奧，把地球員幅竟入版圖。”

這便是我們當時的一些少年人的心理——我現在把這陳腐的兩副對聯寫出，並不是想拿它們來壽世。要用舊式的有火候的眼光來說，它們當然也還沒有壽世的資格，我寫在這兒就是想借來作為表示那種心理的工具。那時的少年人大都是一

些國家主義者，他們有極濃重的民族感情，極蔥蘢的富國強種的祈願，而又有極幼稚的自我陶醉，他們以為只要把頭上的豚尾一剪，把那原始的黃色大龍旗的商標一掉換，把異民族的滿清政府一推倒，中國便立地可以成為“醒獅”。便把英美德法意奧俄日等當時的所謂八大強當成幾個湯團一樣，一口吞下。

命是革了，各省是怎樣的情形，當時我們不甚知道，我們單說四川。四川自從十一月二十五號宣佈獨立以來，在成都不久便起了兵變。在這兵變前後，成都的騷然的情形，我想就是不說也可想見，但那兵變的風潮不僅限於成都，在四川省內凡是有營防駐劄的地方，差不多四處都起了響應。嘉定城是有營防駐劄的，當然也免不了遭了一次大劫。在我回家經過嘉定城時，大約十二月的尾上；兵變後已經半個月了，不怕已經快到舊曆的年關，很多的市面都沒有復原。

兵變的結果是快槍流散在民間。在所謂良民方面買來衛身的自然也有，但大多是流落在土匪手裏。四川的土匪自經保路同志會的煽動，已經由秘密的集團成爲公開的隊伍；在宣佈獨立以後，更由荏苒餘孽一變而爲豐沛功臣，指導者既無真正的革命人材，現在又得到了快槍到手，四川的安寧從此便不可再問了。

但這些情形在當時都以爲只會是一時的現象，特別是我們青年人，我們的興趣決不是因爲這樣一點地方上的不安寧，過渡時代的不滿意便會把那醒獅怒吼的一場大夢容易幻滅了的。我自己在小時做文章，很得意的是愛學卷子書的筆法，插用譬喻。我記得在嘉定府中學堂時，先生出過一道國文題好像是“選舉不必如官吏”。這是黃公度的在視察了日本初年的議會制度時的一句感想。而他這句感想，在當時中國要變法自強的時候却是很大的一種阻礙。黃公度所看見的日本



當年的選舉是初由封建時代向資本制度的學步，所以完全呈出一種凌亂的現象；當時是所謂壯士橫行時代，動輒使用刀殺人，以武犯禁。在封建頭腦的黃公度看來，他的批評自然是有因的，所謂“選舉不必如官吏”實即立憲制度的初期不如舊有的封建社會之有秩序與安寧。但我當時拚命的駁斥了他。我的文章裏面有一個自以為巧妙譬語是：“譬之有人居處於茅廬陋室之中，屋雖頹敗然猶勉強可以躲避風雨，一朝思毀此茅廬陋室而別建高樓大廈，則必毀此舊有之頹屋而重新輦積土石，奠定地基，鳩工庀材以事建築。於斯時也，乃有不妥之時期出現，其工程愈大，則其不妥之時期愈久，使彼茅廬陋室之主人乃浩然而嘆曰：嗚呼建築之不必如茅廬陋室也，是亦僭矣。黃公度之言有類於是。”——當時文字的大意大抵是這樣，我總之做的是翻案文章，對於黃公度是深加斥責的，很贏得了先生的一段好評語。這種在文章上可以發生

的着想，在實際社會的批判上不用說也可以發生。所以革命過後儘管各處有兵變，儘管各處土匪日漸猖獗，但我定要說這是過渡時代的現象，是毀壞了茅廬陋室，別建一高樓大廈時所必有的過渡時代的現象，我們不能夠因此而悲觀，更不能夠因此而詛咒革命。事實上我也不惟不悲觀，不惟不咒詛，而且在那時候，我和我們鄉裏人還做過一些愉快的事體。

在嘉定兵變過後，快槍散到我們沙灣的也將近有一百來枝，都是所謂五子後膛；有的是步槍，有的是馬槍。聽說都是從變兵的手中買來的，買的時候起初是二三十元一枝，後來又賣到百元，以後大約槍也盡了，人也就沒再買了。在我年假回家時，我們遠房的一位么叔——就是那替我做媒的叔母丈夫——他本是講江湖的人，是在執掌我們沙灣的碼頭。他向我說，想把場上的快槍通統收集起來組織一個保衛團，一方面可以保衛

地方，一方面也可以預防地方上的青年拿着快槍更在別處去爲非作歹。我更極力的慫恿他；不久這個計劃也就實現了。

保衛團的團部設在我們福建人的會館天后宮，團長是舊有的團王一位姓黎的武秀才，軍師是舊有的保正一位姓詹的文秀才，么叔便做了參謀，我們一些在省城或府城裏讀書的人便都做了文牘，場上的青年凡有槍無槍，願意加入的都做了團員。每日提兵操練，出告示，出招兵買馬的檄文，檄文大概都是我動筆做的，時而要鬧些四六體的玩意兒。倒享不享的，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

保衛團一成立有好幾十枝快槍，有一二百名的團員，這在鄉中當然是一個偉大的勢力，因此鄰近各鄉遇着有匪難的時候便都來投報我們。我們每每帶領大兵去捉拿土匪，而且每每就地便把他們正法了。

這種旁若無人的態度自然也惹起了一部分人的憎恨，特別是我們鄉中的一部分土著的四川人。那爲首的姓楊的一家凡事都要和我們客籍人爲難的，我們組織一個保衛團，他們便組織了一個保安團，也同樣的有幾枝快槍，找了幾位姓楊的族上的人來掙持。爲首是那有名的土匪楊三和尚的從弟楊朗生。這人並不是土匪，只是地方上的一位惡地主的兒子，平常總愛恃仗他們楊家的勢力侮辱鄉鄰，他是鄉裏人所稱爲毫強霸道之流，是久爲人所側目的。他組織了保安團，顯然和我們對峙，我們預想到早遲會免不了衝突。當時也有不少流言說他要暗殺我們團體裏的人，特別是么叔，但我們團體的人多，么叔又是江湖上的人，所以他也不能有所動作。

有一天吃中飯時候，楊朗生提着他的隊伍氣勢汹汹的由下場走往上場，不一會他的隊伍由上場又零零碎碎的搬運了一些人家的家具下來，楊

朗生在後面押着，在走過我們家裏的門口時他朝天還放了幾槍

他是往上場去搶了人回來的。被搶的也是他們姓楊的人，那是一位孤兒和寡母。因為那孤兒加入了我們的保衛團，於是他們楊家便給予了他一個嚴重的宗法上的制裁，叫他傾家破產。那寡母哭着到我們團裏來告，同時她的意思是叫她的兒子不要回家，怕有生命的危險。被搶時適逢其會她的兒子是在團裏的。我們團裏的人聽着便再不能忍耐了，頓時決議應戰，便由么叙帶領了二三十位團員向下場保安團的團部火神廟進攻。進攻火神廟時楊朗生已經逃走了，把被搶劫了的物品通通奪了轉來，接着更營謀第二段的應付。

楊朗生的家是在下場，離我們的家不遠，有人說看見他偷走回去了。大家都說，一不做二不休，已經破了臉，這個禍根不除，將來有無窮的後患，於是當晚又去圍攻他的住居。場上是有兩大尊

牛耳鐵炮，好像是藍大順或者李短搭造反的時候鑄的，那是很有過扞衛了避梓的功勞的古物。那從好些年辰以來便僅僅成爲了裝飾品了，大家又把它們拿來活用。

兩尊鐵砲駕在楊朗生家裏的大門口，準備一完備了時便命令開砲。一砲打響了。一砲倒灌出來，把半肚子的大藥噴在兩位年青的砲手身上。時候是在夜半，可憐那兩立砲手就像乘着火雲的哪咤，渾身都燃起火來，兩人都是沒有經驗的。假使頓時倒在地上打滾，就受傷也或者不至於丟命；然而他們只拚命的叫着便跑，愈跑火便愈猛烈的燃燒。當時大家都在熱心着去促拿楊朗生，還有幾位攻打前門的人看見兩位團員受傷也把他們沒法。後來他們同跳進一個“備而不用”的水缸裏去，火算是熄滅了。然而人是快要半熟了。

打進了楊朗生的房裏去，搜查的結果是空無一人。大家愈見興奮起來了，犧牲了兩位團員反收

到了這樣的一個滑稽的結果。

楊朗生的父親的老家是在場外的，在峨眉山的餘勢中，是一座四圍有大磚牆的孤獨的院子，那家的大門差不多和我們家塾的後門正對，相隔不上五分鐘的路程。楊朗生既不在他街上的住家，那必然是藏在他這老家裏了。

第二天便是大規模的來圍攻他這座住家。一二百人的團員總動員，遠遠的向那院子圍去。昨晚打響了的那尊古式大砲又抬去安在那正門口了。這次由有兩位犧牲換來了一個聰明的經驗，便是點大炮的人不直接站在炮旁，是用火繩來做引線的。大家都佈置就緒了，只等大炮一響便一齊進攻。

在這邊大炮未響時，院子裏連放了幾聲快槍示威，大家愈見踴躍起來，知道那是楊朗生藏着的證據了。鐵炮的力量究竟不錯，轟撞一聲那院子的木門便是一個大窟窿，於是大家湧上前去，一陣

的亂石便把門打破了來，打了排快槍之後，大家當心着湧進院去。

這真是自有天地以來的一個奇劇，在那峨眉山山大渡河邊，那樣的一個小小的鄉村會有後膛五子連珠和牛耳大炮的明火接仗！場上的人和鄉裏的人都忘記了目前的危險，簇擁起來觀看熱鬧。還有鄉裏的農人平時是受盡了楊家的剝削的，也都拿着梭標牛角叉之類的武器前來助戰來了。

楊朗生是已經躲藏了的。然而一個院子也沒多麼大的天地，從正午搜到午後兩點鐘光景，終竟在一處的地板下面搜索了出來。那時大家的歡喜真是難以形容，捉着之後頓時決議，提到大渡河邊上去槍斃。由峨眉山麓押解到大渡河還，中間要橫過街面，蜿蜒着走來可有一里路以上。在這一里路途中真是人山人海的簇擁着觀看。

楊朗生是一位很高長的人，在一般的人中他真要高出一個頭地。此時他已面無人色，頭髮是剪



了的亂蓬蓬的披着，左額上因為受了一傷刺刀有血在流。他的頭自然是埋着的。然而因為人高，所以大家都容易看見。大家真也奇怪。誰也不覺得他可憐，誰都喜笑顏開的來看他，有的還罵他：“你這狗奴才也有今日！”

大渡河邊上有一株槐樹，那真好像是天然的一座殺場，在四面渺茫的沙原石礫中單獨的有這一株槐樹。楊朗生被綁在那槐樹上面，在那噪雜的人聲中，怒吼的水聲中，尖銳的響了七槍。

### 三

我的結婚也同是革命的結果。

自從反正以後土匪日見猖獗，在鄉裏的有錢人漸漸感覺到生活的不安了。他們大多數都不知道甚麼叫反正，更不消說，說不上甚麼叫共和。一省的總督變成都督，都還可以了解；一國的天子要變“大腫痛”，那真是破天荒的異事。他們自然也不

一定如像那些保皇復辟的甚麼遺老遺少要眷念清庭，但他們以爲天下總不會就如此太平下去。至少總還要大亂四五年，要亂到有“革命天子”的出現。

老人們預感着有方來的大難，那他們在未雨綢繆中所必思早行完結的一段心事，便是成年兒女的婚嫁。特別是有女的父母，他們的期待是尤爲急迫的：因爲怕的是大亂到來，就如像中國舊式的小說所愛描寫的一樣，婚事不消說要延擱，甚至有時連女子的貞操都是很難保全的。

在我年假回家之後，蘇溪的張家便有消息傳來，希望於一兩月內便行婚禮。這次我在家中，我的父母是徵求了我的同意的。我的一生假如有應該要懺悔的事情，或者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我始終詛咒我這項機會主義的心事的誤人。我縱橫是定了婚的，我自己從不曾掛過獨身主義的招牌——這種怪事是我從不曾夢想過的——那早遲免

不了的一關便是結婚。她不是人品很好，又在讀書嗎？究竟真確不真確這是很容易實驗的問題，只要你和她結婚。她處的是偏僻地方，就說讀書當然也只是一些舊學，新的學問是不能作過奢的希望。但只要她真是聰明，她如果聰明，於舊學也要有根底，那新的東西是很容易學習的。她一和我結了婚，我可以向父母要求，把她帶着同到成都去讀書。我把我所知道的也可以教她，那雖說本來不是有愛情的結合，但我們的愛情不是慢慢便可以發生的嗎？——是的，這點便是我的機會主義，也怕是一般的中國人的機會主義！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國民性，簡單一句話，便是機會主義的結晶。但那機會主義的培成，我想這媒妁結婚便應該要負一半以上的責任。成都人的一句俗話：“隔着床布口袋買貓子，交規要白的，拿回家去才是黑的。”萬一是黑的你那時怎樣呢？難道你會把它殺掉嗎？所以機會主義的必然的結果便是隨遇而安得過且

過。兩千年來中國人便困頓在這兩重的軟禁之下，不是把所有的民族的菁華，或者是人性的菁華都消磨殆盡了嗎？

我贊成了結婚。結婚的期日我現在已經不記憶了。好像是陰歷正月的十五前後，那時的清廷還沒有倒滅。雖已經是民國元年，但我的婚儀一切都依照舊式，只有我自己的衣服很簡單。是一頂便帽和長袍馬褂。

結婚的儀式別處是怎樣我不十分清楚，新的儀式我也不曾體驗過。我們那兒的結婚是要費兩天工夫的，頭一天是男家打發花轎到女家去迎親，這一天是女家的事忙，男家除在白天接接客。晚來有花宵要放煙花火炮之外，比較閑寂。第二天便是新娘到門的時候，結婚的最高潮便在那夫妻的交拜，不消說這一天的男家是十分繁雜的，遇着客多時，總要鬧你一個穿夜。

蘇溪離嘉定城有二十里路遠，離我們家裏有

五六十里路。因為是在春初，新嫁娘第二天上午要趕沙灣，那是非在頭一天的晚上走點夜路不可的。路途本不很靜，實際上是紅葉人的我們么叔，便特別從保衛團裏派遣了二十個人揹着五子後膛護送花轎前去，不消說也就是護送花轎回來。原始時代是有所謂擄掠結婚的，我想那打花轎去接人一次便是那種婚姻的子遺，而我那一次更有“武裝同志”幫忙，我真好像就是那一種蠻族的酋長了。

本來是所謂離亂時候的草率的結婚，除掉自己的家族和街坊隣近之外，差不多沒有來客。所以頭一天我很清閑，晚上鬧花宵也沒有甚麼特異的事體可以記述。不外是一些花砲，蛇鬚箭，煙火樹一類的東西。

晚上我坐在母親的房裏，父親在外面去照拂一切事情去了，母親在替我收拾一些換洗衣裳。我在前一直是睡在和母親的房間相通的一座廂房

裏的，我的換洗衣裳更都在母親房裏的衣櫃中。

母親說：“你這些衣裳明天就該拿過你自己的房裏去了，我替你收拾好起來。”

“媽，你沒收拾，我看我是不拿過去。”

“你不拿過去？那怎麼行呢？娘已經管了你二十年，你現在是已經有人服侍了。”

母親的聲音不知怎的，在我聽來總覺得有幾分感傷的一樣。是的，古人說過“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更拿俗語來說“結婚以前是娘的兒，結婚以後是婆爺的兒，”做母親的人臨到她的兒子要結婚了，一方面她自然覺得她盡了哺養的責任。樂得她的兒子長養成人，但同時和這有不可分離的一個悲劇，便是事實上她的兒子就如羽毛豐滿了的燕雛，是要永遠離開她的——肉體上雖不怎樣的相離，但是精神上的相離，情感上的相離，那真是無可挽回的一種悲劇。

我沉默着了、母親也沉默着了。默坐了一會我打了幾個呵欠，母親叫我到廂房裏去睡。母親說：‘你早些去睡罷，明天你還要勞頓一天，說不定晚上都不能睡覺。’

我遲疑了一會，母親又催促了我幾番，我也就起身進廂房裏去了。

廂房裏有兩尊鋪位，有一尊是我的一位兄弟睡的。只有南面有一堵方格紙窗，窗下有一張方桌，桌上堆着一些我們平時喜歡看的書，那時候我喜歡讀的書是莊子楚辭文選史記嚴幾道譯的天演論羣學群言，我特別喜歡的是莊子。我喜歡的是他的文章，覺得那是古今無兩。

窗子的西邊一堵粉壁上掛着我們死了的一張五嫂的畫像，那是五嫂死後五哥在成都特別找人用鉛筆畫的。原先本是掛在他自己的房裏，但五哥不久便已經續了絃，新五嫂說是怕見死人，所以他又拿來掛在母親的廂房裏了。在五哥的意思，他不

把來藏在箱篋裏，或者是想隨時到這兒來瞻望的，那畫像很朦朧，或恐怕是看的人的感情輸入罷，那平常看來總是帶着十分的淒涼的情調。

我進房去在昏黃的牛油燈光中，朦朧地又望着那張畫像，那依然是十分淒涼，好像是帶着欲哭的樣子。

我把衣裳脫了順手在案上拿了一本莊子來，是十子全書的黃紙本版本，便倒臥在床上。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嘒噓，焉似喪其偶。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泛泛的讀了一陣也覺得心無繫定，自己又把書拋開了。

心裏依然是在想，想的也依然是那種機會主義的問題，答案就在明天了，心裏好像在擔心着



要受試驗，但那試驗又好像只是一道國文題的一樣。么孀是那麼誠實的人，她決不會欺騙我，決不會欺我的父母；隱約之間，自己的心裏又在這樣想：希望她能夠像那死去了的五嫂的形像。……

#### 四

第二天的上午，結婚的儀式漸漸要達到高潮了。每來一次客，廠裏的吹鼓手便要烏迭哇烏迭哇的吹打一遍。雇用的一兩名水煙師就像鸚哥一樣，但是是死命地高叫着，“有客來了！裝煙到茶！”人愈來得多，那原始的音樂，原始的傳宣便愈見頻繁，四圍的人聲和呼吸結果便湊成了“熱鬧”。

第二進的做廳上是供着家神的，廳前一直到臨街的幾重門戶都完全下了，在神龕前面平擺着兩張方桌加上一條長的桌圍，上面放着一對長大的紅燭。這桌面是預備來陳設禮物及其他獻品的。台桌前面在地上敷着紅氈，下面掩着兩個蒲團。大

於是十一點鐘的時候，有先行的跑回來飛報，說花轎只離家四五里了。得着這個消息之後一切情形自然更形活動，我的工作也就開始起來。我們有一位伯母，她引導着我叫在那紅氈的沿邊上，從左踏去一步一步的踏他一個周遭，這是什麼意思到現在都還揣想不到。

左旋右轉的敷衍了一會，在不甚遠的下場口上轟轟統統的三聲鐵銃，只聽大家號叫一聲“啊，到了！”一家的男客女客都迸射了前來，把禮堂，禮堂下邊的天井，天井上邊的兩廂，和第一進的中堂，兩邊兩岸都被人塞滿了。隣近四街的人男女老幼也都簇湧了來，擁在大門前，有的更湧進了第一進的中堂，達到天井沿邊。

轟轟統統的又是三聲鐵銃，兩隊的吹鼓手，來的和坐鎮的，一齊都在烏迭哇東匡的吹打，鞭砲聲，叫聲，轟隆隆震天價響鬧。

花轎臨門了，在進門之前鄉裏人有一種習

慣，要由一人（有時這人就是新郎）提着鞭砲在花轎周圍環繞三遍——這或者也是古時擄掠結婚時把女子搶來後男子的示威或者自鳴得意，但在鄉裏人是說，爲要避邪，因爲新娘是別家人，怕有別家的邪神邪鬼附在她的身邊。

花轎抬進了前堂，放在禮堂下的階沿邊上了。在這兒要行一次拜轎的手續，便是要由男家叫一個小兒或者是新郎自己向着轎門拜了一拜之後，新娘才肯出轎來。在新娘方面對於拜轎是要預備拜轎錢的，在她出轎之前先是把拜轎錢投出。——這一種習慣鄉下人沒有別的解釋，我想來怕又是上古母權時代的傳遺，所以男子要先向女子低頭，而女子要給男子以給養。

花轎是用重重的裝飾帷幕圍得水息不通，轎拜了之後，轎門才打開，轎裏怕要悶得半死的新人被伴娘伴母的幾拖幾扯，才扯起了身來。我看見了有一隻腳先下轎門——“啊，糟糕！”我自己心裏叫

了一聲；因爲那隻下了轎門的尊脚才正是一朵三寸的金蓮！我的希望已經冷掉了三分之一了，這不正是一場欺騙嗎？但這還可以忍耐，因爲脚雖包了隨後是可以放的，人還年輕，大約也可以放成半大小。

新娘的一身是通紅的鳳冠霞帔，臉上在幾層蓋頭之上更罩有一層紅的蓋頭，那不消說她的眼睛是完全被奪了的，她的一切行動便要靠伴娘和債相。新娘和新郎立在神桌面前，由一對證婚的人把桌上的對大紅燭點燃。然後新郎和新婦轉身過來先拜天地，回頭又轉身過去再拜祖宗，接着是兩人相對作一夫妻交拜。這一交拜過後兩人的夫婦之道便算成立了，以後的新娘便成爲男家的人了。這自然就是古時在生殖器崇拜時代的神前結婚的遺習，古時的所謂神就是生殖器，所謂神前結婚就是在神前的交媾。交媾過後自然男的便成爲女的人，女的便成爲男的人，然而後人文化了，

由交媾變相而為交拜，於是枉矣冤哉，說那樣兩人便成了夫婦！

交拜過後是人洞房，這入洞房的一幕是很有趣的，分明是在白天，新郎一隻手要掌着一盞燭，一隻手是牽着新娘頭上蓋着的一張黑色的紗帕，不消說新郎是在前面走，蒙頭蒙腦的新娘是由伴娘和儂相及其他的人簇擁着跟在後面。這個情景令你怎麼也不能不想那擄掠結婚時代的復活。那蒙頭蒙腦的新娘被新郎牽着的，不正是才由異族得來的女俘擄嗎？結婚的寢室叫着“洞”房，進“洞”房時白天都要點燭，那不還表示着一個穴居野處的風習嗎？

洞房的設備那又是一個時代，一切的大小器具都是女家運來的東西，這不消說又是母權時代的局部的再現。

新郎和新婦進了洞口，品坐在一座牙床邊上，要吃“交杯酒”——是由第三者端兩杯酒來，讓新

娘和新郎各飲一杯，但只各飲一半，餘下的又由第三者交換在兩人手中，讓兩人各各飲下。這種儀式或者也怕就是接吻的轉化罷？喝了交杯酒之後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對面，對面的儀式是由新郎把新娘頭上的臉帕揭開——事實上是已由伴娘揭下了好幾層，只剩着一張黑色的紗帕了。我被人指導着去把紗帕揭開——“活拉·糟糕！”我的心中又是一聲喊叫，我沒有看見甚麼，我只是看見那新娘的毫不客氣的一雙露面的和猩猩一樣的面孔！

真的是俗語誰得好“隔着口袋買貓兒，交定要白的，拿回家來才是黑的！”——這真是機會主義的一個慘敗！

以後的情形我不甚記憶了，只記得有一人把那新娘頭上的黑巾揭下來揣在了我的懷中，我便走出洞房。——這或者怕就是剛才牽着走的那張黑巾，女奚奴歸順了，繫囚用的繩索當然要由男子來收檢了。又或者也還是神前結婚之野合時代在

“伊其相詵”後。所“贈之以”的“芍藥”——那是所謂定情物的表示。

像這樣全部的舊式的婚禮都是原始時代的子遺，在一天半日之中人類的子孫把他們的祖妣要經過幾千年或者幾萬年的野合時代，母權時代，寇婚時代，交錯地再演出來。這些古習並不是說因為它們原始，因為它們蠻野，便很可厚非，所可厚非的是再演出的這些古習是僅存其殘骸，而遺却它們的精髓，野合時代的結婚母權時代的結婚，那縱說不到後代的詩人所想像的高貴的戀愛，但至少是雙方合意的，就是擄掠結婚，在女子自然是不公平，但當時的社會已成男性中心，至少也還有男性的片面的選擇；能夠佔領俘擄中最美貌的女子的人，必然是族中的孔武有力的男子，所以結果還是美人良上為配偶。然到婚姻只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後，男女雙方都真是“隔着口袋買貓子”了，一錯鑄成，終身沒改。男女雙方的一切才能

精力便囚繫在運命的枷鎖之下長此活埋，中國人的民族性的日趨偷惰，日趨醜惡，日趨虛偽，日趨苟賤貪頑，日趨陰賊險狠，難道不正由於這個原故嗎？

我總之是結了婚了，以後還拜了父母賓客，磕了無數的三跪九叩，稽首頓首，我昏昏蒙蒙的也就到了晚間，我口說我頭痛，倒在我照常睡慣了的廂房裏的床上睡着。別人要去鬧房我也不管，我只是死悶地睡着。

聰明的母親是知道我的。儘管父親是担心着，要來評我的脈，看我的舌苔，審我的熱候，怕我是得了甚麼重病，然而母親是知道我的，她三番兩次的走來坐我的牀邊。

母親對我說：“八兒，你那樣使不得。你要曉得，娘是很費了一番苦心。你么姊說，人是怎樣有人品，怎樣的溫和，腳是放了的，也在讀書；誰個曉得她所說的話才不大可靠呢？”母親暗暗的也在



埋怨么嬌，她自己也覺得好像是受了欺騙。但我們么嬌爲甚麼要說出那樣不誠實的話，我到現在也還是不能了解。

母親是怕我埋怨她的，但我也並不埋怨她，我也不知道應該埋怨甚麼人。母親又對我說“脚是遲早可以放的，她現在生是我家入，死是我家鬼，從明天起你就可以叫她放脚。品貌雖然不如意一點，但你一個男子不能在這些上就要灰心的。你看你的大嫂怎樣。你的前五嫂和新五嫂怎樣？不都是一些平常的面貌嗎。你大哥五哥也不見說閒話。你看諸葛丞相武鄉侯不是故意娶了一位醜陋的妻子嗎？你男子漢大丈夫是不能夠在這些上面灰心的，品貌就不如意一點，只要性情好，只要資質高，娘一面教她些禮節，你自己不也一面可以教她些詩書嗎？這把那外觀上的不如意自然可以補足起來。”

母親三番兩次的苦口勸我，她到後來甚至把

她平常於一夫一婦的嚴格的見解都拋棄了，她說：“你男子漢大丈夫，只要一得志，你所喜歡的不是有你可以選擇的自由嗎？”啊，母親喲，你實在是愛我，但我們的時代終竟是兩個時代。從前的甚麼“二妾三妻”在我們新時代的青年是視以為恥辱的。我們就不敢說希望要有愛情，然而可以容愛情的素質至少是要有希望。儘管是怎樣的聰明賢惠，誰個會和一位猩猩女士結下不解的因緣呢？

我自然是始終沉默着。

母親最後又責備我說我不孝：說我父親爲我經營治婚的費用和一切的準備是怎樣的操心，就單這兩三天又是怎樣的奔走應酬，安排這樣又安排那樣，事情妥當了，剛好鬆一口氣，我又來做過場，使他愁悶。我這不是做兒子的行爲，也不是做人的行爲。

是的，母親的責備在我那時的麻木狀態中倒是頂門的一針！我自己已經墜入了運命的網羅，我

何苦要把這種無聊的苦楚，還要移加在已經劬勞了一世的二老身上？這自然是不能怪什麼人，一切都只是運命——在當時是這樣作想。於是我又才掙持起來。我母親最怕是我明天不去回門，我也答應去，她自然也就安心得一些。在我母親大約以為我是有意效法諸葛孔明了。

## 五

別處的風氣是怎樣我不十分知道，在我們鄉下在結婚之後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是要“回門”的。所謂“回門”就是新郎和着新娘回到女家去，在那兒去應酬一天。女家在那天上是特別熱鬧的，那就如男家的新娘到的那天一樣。

很高興大家的鬧房，自己自暴自棄地喝得一個大醉的我，第二天清早頭昏眼花地要和新娘和昨天新娘家裏的來人一同坐船去到蘇溪。蘇溪本不在大渡河邊船到水口場，由那兒向西走去，還要

走十來里路。水口場，蘇溪，嘉定城，恰好構成一個二等邊三角形，嘉定城是那三角形的頂點。蘇溪本是手工業有名的地方，嘉定的大綢便出產在這兒。這兒又因為是蘇東坡到過的地方，所以才有蘇溪的名號，據鄉土學者的詮索蘇溪是應該寫成“蘇稽”的。究竟有怎樣可稽考的遺跡，我倒不曾去踏尋過。

我本來是有些暈船的人，又有宿醉，一上船被河風一吹，我嘔吐了起來。新娘在這時候已經就在執行她的婦道了，她聽說我在嘔吐她便打發了她的伴娘來承問我，送了一些薏仁來。好意我當然是感謝了。新娘是吃水烟的人，回頭她又把她的水烟袋送到我的橋裏來，我却不能不加以謝絕。

船動身得太遲，到中午過後才趕到了蘇溪。女家是在場外的。同是一姓的張家人組織成了一個小小的村落。在一處有些很古的松樹林中我下轎

來，由一個石階段上被人導引進了一家院子。院外是一面的磚牆，進門去便是一個很大的四合的天井。我便被引到靠下牆的一間客廳，客廳當中一個圓棹，左右兩排茶几坐椅，正中的壁上貼着一幅鍾馗的畫像。起初是把我安插在這兒，不一會又來一位有一臉麻子一臉烟屎的人有五十上下的年紀——這後來我才曉得便是新娘的父親——又把我引進左手的耳房。這兒一進門也是一張大圓桌，靠側壁也是一排茶几坐椅。是一間長條的耳房，左手壁底有兩床鋪位相對，中間夾着一道小小的窗眼，是嵌在院牆上的。窗下一隻小台桌上放着幾管舊式的前膛槍。鋪位上有四位人在對靠着抽吸大煙。右手靠天井的一面是三堵方格窗，都是向內推開着的，下部三分之一的地段有一帶耳窗。窗下有一張長書案，案左靠壁一個書架架上也有些書籍。

那位丈人把我引到靠壁的一隻坐椅上坐

下，他替我着了一碗茶，回頭便進內堂裏去了。我便一人坐在那兒，在兩尊床上抽大煙的人也沒起身來管我，我也沒有去打招呼。窗外倒很有些人簇擁着偷看。

窗外天井中吹鼓手在不斷的吹奏，也同樣的聽着些水煙師在招呼客人。

悶坐了好一會裏面的準備好像已經停當了，便有人招呼我進去。穿過天井走向對面的內堂。天井中的吹鼓手大吹大擂起來。內堂內外都擁擠滿了男女的人頭，不消說都帶着一雙飢渴的眼睛在等着看我。我自己覺得好像是在唱猴戲的一匹猴子，我這匹猴子究竟所見世面太小，我被人看得有點驚惶，頭也不敢抬，眼睛也不敢邪視。內堂裏面的佈置和家裏差不多，拜客的儀式也和彷彿，究竟拜了多少久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全身發燒發汗就像是拜了三四個鐘頭的一樣。

好容易拜完了，又退回到對面的耳房。圓桌撤

去了，擺着了兩座方桌，桌上已陳設着酒席。接着有不少的男客進來，每來一個人和我招呼一下便走到桌上坐下了，想和我談一兩句話的人一個也沒有。外觀像學生的也沒看見一個。我自己一腔的悶氣，但也正覺得沒人來和我談話。我所希望的是早點開飯開飯過來或者能夠優待我，引我到一個偏僻的房間。我並不是肚子餓，我是想倒在一個可以睡的地方去安放我這一個不容易支持的身子。等到上燈的時候飯才開了，那四位煙鬼起來和我同席，也彼此都沒打招呼。我胡亂的吃了一些，又去悶坐起來。別的人猜拳賭酒的鬧了好一夜。但是依然還是沒人理我。

席散後又擺上圓桌，這次更擁擠了不少的人進來在圓桌上開起‘紅寶’來了一所謂“紅寶”在鄉裏人又稱爲“四門灘”，有甚麼青龍白虎一類的名目。床上抽大煙的人又在騰雲駕霧。桌上賭紅寶的人真是如岡如陵，我一人就恰好像流落在了一

個沙漠裏的乞兒一樣。我悶坐得好不耐煩，便大着膽子走出耳房，但是耳房外的客廳中也同樣聚着一大堆人在賭紅寶。——“啊啊！糟糕！”我自己心裏禁不着的又這樣嘆息了一聲。

我依然折回到耳房來。這次那書架上的一些書又鑽進我眼裏來了，我起了一個好奇心想去檢查一下那是些甚麼書籍。除掉一些舊戲本，舊小說如天雨花之類，以及八股時代的參考書之外，我尋着了一部古板的文選。這好像是在千里之外遇着了故人，我禁不着把灰塵蒙緊了的書從架上取了下來。我想這家人大約也是所謂舊家，看那院子的結構很古，房屋很低，而在書架上又有這部文選！可憐的這部文選，竟被博徒和個鬼拋擲在塵垢中，有誰來過問呢？

我把汪淹的“恨賦”翻來讀了幾行，窗外又突然聽着一片嗤嗤的女人的笑聲，我又驚駭了一下，徐徐地把書關閉了，放回原處去了。“嚇！糟糕！”我



又暗自嘆息了二聲，同時我心中也生了一個疑問：在這些博徒煙鬼中所培養出來的女人，究竟會有多少智慧呢？

夜半過後總怕已經有好一會了，那始終在床上靠着抽大烟的人大約已經把癮過足了，有兩位起來伸懶腰。有一位喊着，「喂，該沒事情了嗎？我們想趕回城裏去啦。」

他們又抓着一位帶錢的說：「你們那一位走進去請一位主人來，說我們要回城裏去。」

回頭我那位丈人公才走了出來，那四位煙鬼已經揩好了他們的前膛槍，預備要啓身的形勢了。他們一看見那丈人公走了出來，便一同打拱。

「喂，張大爺，今天打攪了，我們想不會再有甚麼事情，我們想趕回城裏去啦。」

彼此謙套了幾句，那煙鬼們也就走了。我很懷疑，我覺得那是幾位縣城裏的所謂“差徇”，那怎麼會到這兒來當成上賓一樣看待？後來那丈人公又

走了進來，是他把賭博的人叫散了。他走來招呼着，叫我到一尊床上去靠。我倦得已經沒法，也就管不得甚麼乾淨不乾淨，便依着他的勸誘，走去靠在一邊的煙盤子上。這回是他睡着抽吸起來了。他自然也和我客氣了一番，也向我問了一些省裏的情形，他連連的在嘆息，說反正過後世道愈見荒亂了。

我這時候冒着胆子問了他一句。我說：“剛才走了的四位是甚麼客人？”

果不出我的意料之外，他說：“那是城裏的差人呢。”

“是親眷嗎？”我又問。

“哦，”他驚愕着回答：“不是的，是我們去請他們來的。”

“請他們來的？爲甚麼呢？”

“唉，”他一面開着煙，一面慢慢的說：“前天多蒙姑爺家裏費心（他稱是姑爺）派了二十隻後

膛槍的隊伍來接我大女兒，我大女兒的福分自然不小。不過這近處的一些‘二五’（大約是土匪的別名）一看見了眼便紅起來，在外邊放出謠言要來搶槍。我想萬一今天姑爺來，遭了這樣的事件，那不是小事。所以昨夜就連喚派人進城去請了四名差班頭來保護。幸好今天姑爺來也沒帶隊伍同來，所以今天也就沒事的過去了。這真是應該感謝的呢。”

他所要感謝的是甚麼我實在摸不的確，大約是感謝我家裏人沒再請保衛團的兄弟們同來罷？這本是出於我的不高興，是我在臨行的時候謝絕了的。我到沒想出反可以掣得主人的感謝。但同時我們自己也有些好處，免得三倍地掃興，——這在後來便可以明白的。

主人那樣的關心，不消說我也感謝他。我想那四位烟鬼一定使他破了不少的費用，別的且不說，便單是大烟恐怕也飽吃了一二十兩罷！不過我

也想萬一真有“二五”要來搶槍，我倒不知道那四管前膛，到底抵得着甚麼事？

主人還和我談了不少的話，好像談到過當年的收成，又好像談到過大烟的漲價，更好像談過一些真命天主的待望……我起初還在勉強支持，後來我實在支持不住，各自睡熟了。他把癮過足了是幾時我不知道。他把我搖醒了。叫我起來把衣服脫了打橫睡，我模糊地起來，看見對床的帳子下了。帳內有好幾種鼾聲在作戰。圓桌上也攤睡着了好幾個人。等主人走了，我剛好睡下之後，圓桌上睡着的人一連走來了三個，那是來賓或用人，我分別不清楚，他們一來，便一同倒在我睡着的床上。我以後再也不能睡了，我索性又起來穿好衣裳，在那靠壁的椅上坐着，坐到了天亮。

## 六

我的結婚受難記在這兒便可以了結了。

第二天回家去才知道鄉裏又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就在我去回門的那一天，城裏也有一隊差人下我們鄉裏，他們帶來兩件知府的公事，一件是命令把保衛團解散，一件是傳票，傳保衛團的團長黎武秀才、軍師詹文秀才，還有我們么叔，進城過堂去。

原來就是打死楊朗生的那件事情發覺了。楊朗生的父親楊敬臣，這在他是殺子之仇自然不能不報，他便下城去告了狀。府縣的知事那時都還是舊人，知府姓李是雲南人，和城內一家姓李的豪紳認了同宗，而這家李家恰好和楊家是有親眷的。就因這樣的因緣，那知府批准了他的狀子，而我們事實上便成了罪人。這在當時大家是很憤慨的，尤其是我們年青人，那更不消說，我當時主張不理，我們帶着那八九十隻快槍上省去成軍，那在當時至少是可以成立一營的。我們的么叔也很贊成這個

意思，但無奈那名目上的首領黎大團長詹大軍師都一致反對，他們知道事體是并不那樣嚴重的，城裏我們也有不少的熟人，而且我們還有最後的一個靠背，是我們的大哥在成都當交通部長，所以他們說，文有文幹武有武幹，他們在武幹了一下之後，這次要下城去文幹一下的，

文幹又是怎樣的呢？一方面自然是託人疏通，另一方面也來講究法律。要講法律，我們事實上是違犯了法律的人，然而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可以製造一個事實來遵照法律。於是乎我們因為公憤和衆怒打死了一個萬惡的小地主的，在法律的的要求之下便不能不變形為楊朗生的保安團和我們的保衛團衝突，因此互有損傷，保安團方面死的是楊朗生，我們這邊也死了兩個（就是那點大炮誤燒死了的兩個人）。這樣一添改，就好像一首自然詩添改成了成一首試帖詩一樣，表面自然是循規蹈矩的，然而詩却到那兒去了呢？這個插話很給

了我一番教訓，它使我知道了法律是要求做甚麼事情的！

方略是決定文幹了，然而大家依然怕有甚麼差池，所有保衛團的重要分子都自願隨着三位首領下城，假使府官不講理時，他們便要一齊請求受罰。

包了三隻大船靠在大渡河邊就在我結婚後的第五天上，一同準備下城，就中有一隻是我們家裏自己包的，因為我們的大嫂也要上省，我和我的一位兄弟便肩擔着護送的責任。

我母親這時不願意我們那樣快便離家的，但我的藉口是一方面不能不跟着保衛團的朋友們進城，另一方面是省城的學校也快要開學了。因為我的一堅持，所以大嫂們的動身也不能不提前起來和我們一道。

母親大約是看見我默默寡歡，她很明白了我急於離家的心事。當我們清早上船的時候，母親

帶着一頂紅風帽攜着我們一位小妹子爲我們送行。走出場口之後河風是很大的，母親拄着一根五哥由東洋帶回來的手杖(Stick)，河風一陣吹來便使她不能不停立，或微微後退幾步。我便倒退着在母親面前走，希望可以當當風頭。母親是把口掩閉着的，沿途都沒有話說。由家離河岸大約有半里路的光景，走到河岸時各船都已經上好，早在等着我們去開船了。母親已來不及上船，只立在河邊上向大嫂吩咐了一些，回頭船也就開動了起來。母親最後在岸上呼喚我：

“八兒 你要聽娘說些，娘已經老了，你不要又跑到外洋去罷！”

船上的大嫂聽着哭了起來，我也禁不着眼淚濺濺的。我們只是說：請母親沒擔心！請母親回去。但是船開過後母親立在岸上只是不動，簡直等船遠遠的轉了一個灣，我們方才看不見了。

大嫂在船上也還哭了好一會，她也帶着眼淚



勸我說：“八弟，你當真沒到遠方去好呢。”——一個男子在女性的眼中看來，好像是多生了一對翅膀的一樣，只要一想到遠方，好像一翅便可以飛去，其實我心裏反在爲這件事情焦愁，我就想到遠方，却怎麼能去呢？不過母親的悲傷我是始終受着感動的，那時我在船上做過幾首舊詩，有一首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阿母心悲切	送兒直上舟
淚枯惟刮眼	灘轉未回頭
流水深深恨	雲山疊疊愁
難忘江畔語	休作異邦遊

下城之後在城隍擺了三天，保衛團的事情果如詹大軍師所料用文幹的方法來了結了。剩下的責任是護送大嫂上省。在那三天之中大嫂向城裏的親眷處都去辭了行，同時上省的走法也決定了。

由嘉定上省陸路只要三天半，自然是很快，但大家的意思以為路上不清淨，走陸路不好照料，恐怕會發生意外的危險，於是便決計走水路。走水路是由涇江溯航，那要費十天半月，誰也不能預定。因為水小船多，有時遇着過灘，狹窄的水津是只能容下一隻船的，那時便要輪擱，幾十百隻船要挨一挨二的輪擱過去！像那樣要過一灘要費你一天半日或三天兩天都說不定，愈朝上走，這種擱口是愈多的。但是好處是同在一隻船易於照料，而且每晚落宿處都有無數的鄰舟，這於預防匪難上也覺得方便。結果是走了水路。

女性的虛榮心，我看無論如何是要重上好幾倍的。我們大嫂在城裏做了一對燈籠，一邊寫着“四川軍政府”，一邊寫着“交通部 郭”白日夜晚她要打在船頭上；我很反對她，說這樣反遭人注目，但總不能把她說服。在她的意思，或者這也是一樣畫符。每天在船上都是懸心吊胆地過着

日子的，特別是在晚間。在那時以為是可以保險的鄰舟都好像是一隻一隻的賊船一樣，使你怎麼也不能放心。上水船大概都是一些貨船，搭載客人的已很少見，護送家眷的更是沒有。那些船上的水夫一個二個都好像是水滸傳上的阮小二阮小七的一流人物。有一天晚上，船到了彭山，在夜空中突然聽見了幾聲槍聲，大家都有一點不寒而慄起來。隔不一會有兩隻縣正堂的燈籠打到岸上，來人是幾名差役。他們拿了一張縣正堂片子送上船來，我到船頭去應話。他們問明了是護送家眷的船，便又各自走了。回頭那幾位差人又來傳達那縣正堂的話，他說地方不清靜，官家的勢力薄弱，希望我們不要點燈，怕的匪人以為是解送銀扛的船，失了事他不能担載。這回却把大嫂也駭着了。她不能不把她的燈籠當時便收檢了起來。

倒還好，在路上足足驚恐了十三天，船到了成都。在這時候另外一種悲劇又發生出來了。

大哥回到成都已經一年了，起初的半年是住在皇城裏的一處公家的地方，後來反正後因為皇城要改成軍政府，他便搬進了青石橋街的一家大公館裏。我們在成都雖然同住了一年，除掉禮拜日去看他一次和他每禮拜到分設中學的甲班來講課一次之外，他的私人生活我們是不大清楚的。

大嫂上省，他本來早就要求過，但家裏的二老不允許，足足隔了一年，他做了部長了，在這一次方才達到了目的。

原來在那青石橋街公館裏，我們大哥才已經有了一位新的愛人。那是很美貌的一位下江的女子，一般人稱為李五太太，聽說是從前的某一位道台的遺妾，那公館本來就是她賃居着的地方。

大嫂動身的時候，叫我們不要去信通知，她存心要使大哥於無意之間得到她的到來，可以加倍的使他感受着喜悅。她一來便落到青石橋的公館裏，在大哥方面是不會早作準備的。這免不了的自

然是有一場遭遇戰了。

開始便是上下房之爭，大嫂要爭住上房，而那位本來住着上房的李五太太却不輕容易折服，這使我們的大哥自然是爲難了不少的。但我們大哥到底是一位大政治家，在我們下一個禮拜日去看他的時候，老大嫂已經好好住在上房，而那位新大嫂移居在下邊的耳房裏去了。

那位新大嫂的李五太太，是很會拉絃子的，以後凡遇着禮拜日去時，每每要聽見大哥的音聲在和着新大嫂的胡琴低吟淺唱。唱的多半是川戲的“唐明皇驚夢”，是那“賢妃子比從前花容稍減”的一節；或者便是“趙太祖斬紅袍”，唱那“孤王酒醉在桃花宮”。我們路過耳房窗外時便要先叫一聲大哥，接着他出來便跟我們同到上房去，那時大嫂總是在床上悶睡着的，大哥不怕當着我們在面前，他也要去抱着她親吻。

最使我吃驚的是我們大哥不知道幾時公然吃

起了鴉片烟來。這項他也沒有向我們迴避的氣色，大概一等大嫂起了床，他便把烟具來擺上去的。我有一次也實在忍耐不着了，問過他一句：“爲甚麼要抽大烟呢？”他答應我說，“你那里曉得！成都的官場抽大烟當於在吸三砲台！”

是的，中國說是反了正，我自己默默地也就無話好說了。

## 七

自反正後成都的學界也煥然改觀，最可注意的是一座成都城有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學校！三月速成，六月速成，愈快的班數，學生也愈見多。那時候真可以說是做官慾的洪水時代！中小學堂的學生都受了這種潮流的影響；因而父子同學的佳話，甚至祖孫同學的美談都有出現的。

我們的分設中學是被裁撤了，剩下的兩班人歸并在成都府中學裏。

那時候所有稍微出色一點的舊教員大抵都去做官去了，留下的一些殘渣剩滓，那真是犯不出要再費筆墨來形容。在這時凡是誠實一點的學生學無可學，事無可做，便大家迷失了他的傾向了。據我所知道的，在這時的學生有兩條路，一個是進存古學堂，一個是入南門外華西大學：因為前者還可以學些舊學，後者至少可以學幾句英文。

說到我自己呢？我是經過了重重的失望的人。我差不多是甚麼希望也沒有的，我有一個唯一的希望便是想離開四川，然而連零用錢都不能不仰給於父兄的人，你怎麼離開法呢？我在這時候可以說是最危險的時候，我拚命的喝大曲酒，拚命的打馬將牌，連夜連晚的沈酣，連夜連晚的窮賭；那時的學校是不住堂的，上課也很自由，我有一次連打過三天三夜的馬將牌，打到後來幾乎連坐都坐不穩了。不打牌不吃酒的時候便是看京戲（革命的結果把京戲輸入了四川），學做成都的所謂「驪

神”（不良少年）總是要坐在戲場的第一排，對於自己所捧的旦角怪聲叫好，比這些稍微正氣一點的便是學做歪詩；不是用杜工部秋興八首的原韻慢擬出一些感時憤俗的律詩，便是學學吾家景純做幾首遊仙或者擬古。現在回想起來真覺得不免肉麻，然而在那時候的青少年，你要他的肉不麻，那是只好叫他自殺了。

那樣自暴自棄的肉麻生活我在成都足足過了一年半的光景。我的大哥也很不滿意我，他有時間接向人說，說我年紀青青的便學着了一肚皮臭名士的怪脾胃，他的批評是很正確的。然而他也就和我批評他的一樣，彼此曉得了彼此的壞處，而彼此都不曾推察到那致壞的原由。

大哥做的是交通部長，所當管轄的自然包含鐵路上的事情。我們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四川的反正，乃至中國的反正，是起源於爭路！那嗎一反正過後，照第一步所當積極進行的，不就是修路的事



體嗎？然而自反正過後四川的鐵路學堂因為沒錢經營已經停辦，川路公司也無形解體了。我在當時自然不會想過除開滿清政府和舊時的封建社會之外還有一種大怪物，使你中國的鐵路乃至其他的產業都無法經營，那經營鐵路及其他產業的人都不能不腐化，我只以為這是我們大哥耽溺於腐化的生活而遺誤了國家的大業。我們的腦筋那時實在太單純，從不曾想一想，就是大哥的吸的那鴉片烟，本是從那兒來的？

自二月尾上袁世凱做了大總統之後，各省軍政府改部為司，更不久又縮小範圍，除民政財政司法教育四司存留之外，交通司也被裁撤了。在這時候有所謂征討西藏的問題發生。

西藏在英人的慫恿之下，自滿清末年早就很想脫離羈絆的，在前有趙爾豐的武力坐鎮曾把他們羈縻了一時，然而也並沒有甚麼根本的施設。反正的結果屠戶的趙爾豐反遭屠殺，他留在川

邊的殘部因而更勾結藏人作亂，時時有內侵的形勢。

當時天下的豪傑差不多都以自請征討西藏爲榮，而終竟擔負了這種榮譽的是四川的大都督尹昌衡將軍。

尹昌衡大將軍，便是那自稱爲“好色的英雄”的，他就因爲好色的結果，弄得來在成都的聲名已一敗塗地。而同時省內本是有兩個軍政府存在的，重慶的一個是純粹的民黨的機關，也就和我們的兩位大嫂一樣，時常爭持不下。正爲那西藏問題緊急的時候，重慶方面便有以武力來襲取成都的形勢，而成都的民黨自然便會內應起來。在這時候那進退維谷的尹昌衡才利用了征討西藏的名目，作以退爲進的應付。

這個策略在尹將軍一時是收了很大的成功，他博得名震海內，儼然就好像是當時的諸葛武侯——自然是說他七月渡瀘的一節，即同時使民黨

的份子震於他的美名，便不好過於露出了自己的爭權奪利的鋒芒了。於是尹昌衡便把都督的位置，暫託胡景伊代理，而成渝的和平的合併也就成立在胡景伊的手中。

當尹昌衡出師西征的一天，那恐怕是四川自開闢以來的第一個盛日，誓師的地方是在南門外的武侯祠，滿城的官紳商學各界都出城送行，特別是學生，聽說是有好幾萬的人數，（我自己實在罪過，當時並沒有去送我們這一位愛國將軍）在武侯祠附近都站立是女學生，等尹將軍一到時便一齊成爲了散花天女，滿天滿地都散着通草花。

這個光景真可以說是千秋盛事了。然而要曉得，那花有一半是尹將軍自己命人辦的，還有一半呢？還有一半是商會的義捐。成都的商會有那樣的愛國的至誠？你假如要這樣去稱讚他們，那商家一定會笑你。他們會告訴你說，‘先生，你太年青了，我們是玩不出那樣的花樣的。你要曉得自反正

以來成都城裏平空地添了幾十萬的軍人，而這軍人們都是使用的鈔票，我們小店主們實在吃不下啦。如今尹大都督要帶領大兵去西征，這是何等的功德，所以要備點香花來供獻啦。’

是的，成都實在就為軍隊和鈔票苦得要命。那時的帶兵官還沒有甚麼地盤觀念的，他們都想住在那錦繡的“小巴黎”，都不想移到地方上去駐劄。那時的兵隊的分駐問題也是大家所焦頭爛額的。尹都督的那一舉的確是附帶着解決了一個困難的問題，然而商家的打算也依然錯了。他們沒有想到兵的來源和他們所贖的金錢是一樣的，舊的去了，新的會源源不絕的增添，四川在反正時有四五十萬大兵的，後來不是增到了四五百萬嗎？

在尹昌衡去西征以後，不久大哥便失了業，他也就步了他的後塵前往打箭爐去了。大哥這一去也解決了兩位大嫂的一場紛爭。像打箭爐那樣偏僻的地方，加以又在軍事期間，那兩位女將軍不消

說是不能同去的。舊大嫂很不弱，她決心坐鎮成都，新大嫂的李五太太便送回嘉定城去別營蒐裘，但隨後這位新人不知道又跟着那一個先生走往那兒去了。

我們再來談談尹昌衡去後的後事。

尹昌衡所寄託的那位胡景伊，是四川最初派遣的日本留學生，是由日本的士官學校畢業。他這人以前有怎樣的功德我不知道，只是在他代理四川都督以後，他真可以稱爲四川的小袁世凱。他人很矮胖和袁世凱相彷彿，就是行事的手腕也很有那一種奸雄的本色。他接事以後便雷烈風行地施行他的高壓政策，在短時期間把四川的軍政財政等權幾乎全都弄到了自己的手裏。他的高壓政策的程度我們把殺死朱山一事來證明罷。

朱山先生自從在保路同志會在鐵路公司開成立會一天他一拳打破了一個茶碗以來，由川東的

爭路遊說員一變而為鐵路督辦大臣端方的幕府。在端方死後，他不知道幾時又回到了成都，那時正是胡景伊壓迫輿論最利害的時候。他不知道是寫給甚麼人的信發了幾句牢騷，大意是有“方今武夫專橫，非我輩所能容喙”等語，這不知怎的又落在了當局者的手中，於是乎便因為這一點小小的事情便把他槍斃了。

朱山臨刑時有別妻 別女和別友的諸詩，在當時是很膾炙人口的。我記得他那別友（大約是別劉申叔罷？）的一首是：

“去年談笑曾分手 地獄天堂兩自由  
惟有人間留不得 一分掬笑見恩仇”

在武夫專制之下人的生命便寄繫在一分掬笑之間，詩情的確是很哀婉的，我看他反對武人專制的言論中，怕這首詩要算是絕唱罷？——雖然這種消極的絕望並不能把專制的武夫奈何。

胡景伊一方面高壓民衆，一方面盡力效忠於

袁世凱，於是乎袁世凱一道命令下來便管授他爲四川都督，而把尹昌衡任命爲一個沒多大實權的川邊經略使，這在胡景伊自然是躊躇滿志，而在尹昌衡則露出了他本來的馬腳了。

尹昌衡的出征西藏本是一管花槍，那本是他買名緩衝的政策，他的私心是等到了相當的機會還是要“復辟”的，而胡景伊才把他的位置奪了！這位冒失將軍一得到這個消息，便帶領着大兵又由川邊回來要和胡景伊爭取都督。

那時好像是秋涼的時候了，當時住在成都的人誰都人人自危，以爲胡景伊一定要背城借一，這一回的成都真是要遭一次浩劫的。然而等尹昌衡快抵省城的時候，胡景伊才單人獨馬地跑到武侯祠去迎接他，而尹昌衡也就翻然改變了過來，命他的軍士離城十里紮營，而他自己進城住了三天，又退回打箭爐去。

這兩位演戲的本領真是超等名角。尹昌衡演

出了那樣可驚嘆的單純，胡景伊演出了那樣可驚嘆的老獍！然而兩來都是一樣，他們兩人不消說後來都是失了腳的，但是試問他們在煊赫的時候，對於革命，對於民國，對於四川，對於四川省的人，究竟有了甚麼貢獻呢？

完



